

◎百年辉煌·纪实

# 引航

李朝全



以前，我从未听说过引航员这项职业。我是在2020年11月采访上海港引航站时，才了解到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份职业，而且，引航员还是行使国家主权的一项法定内容。所有的外籍船舶在抵达中国港口前和离开时都必须由中国引航员上船引航。因此，引航员又被称为“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

## 危急时刻，党员先上

引航员在任何时期都是港航界不可或缺的“顶尖人才”。目前，全国也仅有2300余名引航员。其中，上海港引航站共有引航员362人。依托上海港跨越式发展，引航发展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伴随着上海港从百年老港、世界大港，逐步迈向国际强港，上海港的年集装箱吞吐量已达到4000万标准箱的体量，连续10年蝉联全球港口之首。而上海港引航站每年各类船舶的引领艘次也始终在近7万艘次的高位运行，一个月的引航量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年的数量。

引航工作要跟着月亮转、伴着潮水走。而上海港的潮水又不规则的半日潮，每天涨潮落潮时间都不一样，因此引航员需要24小时待命，日夜奋战在海港一线。这项职业也蕴藏着高风险。引航员每天引领船舶在繁忙而狭窄的航道上行，安全压力巨大；如遇大风大雾，更是如履薄冰；尤其是每天都要攀爬好几层楼高的软梯，从小艇登上外籍船舶，倘若遇上大风暴雨，浪涛汹涌，在颠簸起伏的软梯上，每一步都潜藏着危险。据国外权威机构调查，引航员危险性仅次于矿工和试飞员，被称为世界第三大危险职业。

引航员要为船舶保驾护航，确保安全。要想确保安全，关键在于有过硬的引航技术。世界船舶工业和航海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为了更好地操纵船舶，引航员必须不断学习，随时掌握最新技术。这些船舶配备先进的仪器设备，船舶造价往往都很高，动辄上亿元或数亿元，一旦失误就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损失，因此，安全是引航的生命线，引航员责任重大。

为了做好引航工作，引航员需要提前做足功课，先去了解熟悉这艘船的特性，必须未雨绸缪、成竹在胸，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即便如此，有时也会遇到一些预料不到的突发情况，使人措手不及。

2020年10月2日，正值上海港打响“年度主业生产攻坚战”的关键时刻，洋山港区一艘满载箱量达1.8万标准箱的超大型集装箱船“达飞富兰克林”轮，在航行途中突然跳电失控。这艘巨轮犹如脱缰野马，情况十分危急。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上海港引航站立即启动抢险应急预案。上海市劳模模范陈俊、“洋山功臣”李能荣两位高级引航员主动请缨，赶赴一线，带领党工团突击队成员一同进行抢险。他们穿着防护服、自带饮用水和干粮，每6小时换班一次。最终，通过12人次引航员团队接力，历时114小时，成功驯服了这匹“脱缰野马”，引领该轮安全锚泊，圆满完成了这次疫情防控中的抢险任务，为船方避免了损失，也为上海港主业生产贡献了引航力量。

上海港引航站高度重视引航员队伍

的成长和管理、建设。2020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外来的船只变成了流动的“风险源”。因此，引航员上这些船只引航，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开始时，引航员们对此有些焦虑。但是，反过来，这种担忧心理，又时时提醒大家务必做好十足的防范。

在危险面前，上海港引航站党委号召党员先上，由党员去引航那些有风险的船只，风险最高的船只则由党支部书记先上。支部书记之后，派党小组长上阵。党小组长之后，再派普通党员上阵。支部书记即便是在隔离期间，还照常召开视频会议，在线指挥工作。引航回来后，这些人都要进行隔离，有一阵子最多的时候，全站共有21人同时在进行隔离。

经过党支部的号召和带动，突击队人员越来越多。后来，有100多名群众也申请加入。到了4月1日以后，全体引航员都上阵，轮流承担引航任务。

高级引航员周弘文，今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因为他妻子在医院工作，熟悉如何做好防护，周弘文就将医院的有关宣传视频复制过来，让大家跟着学习，这样基本上可以确保大家安全无恙。

引航员通常会在前一天接到引航任务的通知。每次出外作业引航，通常都需要花费六七个小时，最长的要10多个小时，距离长的中间还需要换班。如果遇到大雾、大风、雨雪等恶劣天气，可能需要一天甚至两天才能完成任务。在这整个过程中，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是非常难受的。常常，引航员身处有空调的驾驶室内，衣服里面却还在不停流汗，就像下雨似的。有时从船上下来，摘下手套，手套里就是一包的水，手都被泡白了。

2020年9月，上海港引航站被上海市委、市政府授予“上海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

上海港引航站党委书记钱洪华向记者介绍说：由于引航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以及引航工作本身所承担的服务和保障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的责任和使命，对我们而言，确保船舶安全，守好水上国门就是大局。所以，引航站始终把确保安全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竭力把每年的引航事故降到最低幅度。2020年，引航事故率不到万分之一，在全国引航机构中名列前茅。

## 建起水上流动党支部

上海港引航站始终将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引航发展的“根”和“魂”，以“上港铁军”“上港尖兵”的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把上海港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的殷切嘱托。

林晓梁是引航科的党总支书记。他说，作为全站党员人数最多的部门，党总支注重将党建与业务充分融合，相互促进。

同时，引航站党委针对引航员党员“流动分散、单兵作战”的特点，为引航科党总支量身定制了“先锋一小时”组织生活制度，就是在每月例行召开的安全教育月度会前，每一位党员提前一小时到会，先参加组织生活。

引航员多数时间都是在水上，站党委在三艘长江口一线引航船上分别建有党员服务中心，为党员日常的学习、培训、活动提供了“专属场地”，被誉为“水上流动党支部”。

2019年，引航科党总支要换届改选，需要召开党员大会。按照党章要求，必须有4/5以上的党员到场。因此特地挑选了一个台风天，在大部分船只停航的时候开会。145名党员冒着狂风暴雨赶到会场，衣服都湿透了。

海上党员服务中心建有“党工团突击队”，由党员、团员、工会成员组成，三条线涵盖了56名人员。党工团突击队选拔一批业务好、技能优、政治素质强的干部参与应急抢险保障的突击，承担急难险重的任务。这支突击队是一支引航战线的特种兵，始终保持战备状态，有召必应，来之能战。

## 最愧对的是亲人

陈俊是上海洋山港的高级引航员。人如其名，身材挺拔而帅气，脸上常挂笑容。洋山港货物吞吐量占据上海外贸进出口的半壁江山。

陈俊说：“我们这些引航员特别是高级引航员技术十分了得，在单位里很受人尊重。但我们工作没有规律，连轴转，很难照顾到家里，家里的老小主要依靠老婆料理家务，因此回到家里引航员对老婆总是毕恭毕敬，好话说尽。”

有一次，一位引航员的孩子爬到了窗外的空调支架上。他的夫人不敢给他打电话，怕影响他工作。后来还是警察帮着救下了孩子。

有时，引航员回到家，看到家里的桌子上放有药瓶。一问，才知道是孩子生病发烧了，但是妻子默默地自己带着孩子去就诊，不敢跟丈夫说，怕他担心。

还有一位年轻的引航员，正在外面

干活，他妻子临盆时就自己一个人去医院，把孩子生下来。

“因此，引航员妻子的付出和牺牲是很大的。”陈俊由衷地感慨。

引航站领导十分关心引航员的家庭生活，凡是引航员家里遇到困难或有事情，都可以找单位提供帮助。每年到了年末，站党委都要组织“走百家”家访慰问活动，站领导班子带头，全体中层干部出动，利用业余时间到一线引航员的家里去走一走、坐一坐，在拉家常中听意见、解难题。这一走就要走将近一个月。

2020年春节前夕，站党委在新购置的引航船沪港引6号上举办家庭联欢活动，邀请引航员的家属到船上参观团聚，让引航员的妻子孩子都能深入了解引航员的工作环境和情形，从而更加支持引航员的工作。

高级引航员蔡飞说，他的儿子正读初中，性格比较内向，但有一次，老师问：谁愿意介绍一下自己的父母，他儿子主动举手，很自豪地介绍说：“我父亲是一名引航员。”然后跟同学们讲述了父亲的工作情况。可见，在孩子心目中，父亲从事的是一项很值得自豪的职业。

蔡飞是1995年进入引航站的。2019年春节，按照公司规定，外地的引航员可以回家过节。因此，春节期间，家在上海的蔡飞是最忙碌的。初一这天，白天工作，飞飞和舅舅约定晚上全家聚会。没想到，这天天气突变，下午要起大雾，晚上能见度会变好，因此引航需要放到晚上进行，于是，临时又把聚会改到了中午。

中午，蔡飞刚到舅舅家楼下，调度就来电话要求他马上出发，说现在天气好点了。结果，家人聚会专门为他改的时间，他自己却没能参加上。

“其实，我们对此都很理解。这就是引航员的工作，经常是身不由己，一切都跟着天气走跟着潮水走。”蔡飞说。

蔡飞飞的父亲也是上海人，看了电影《乘风破浪》受到影响，报考了海运局，当上了船长。但他开的是内港的小船。父亲心愿没能完成，孩子却帮助他完成了。作为独生子的蔡飞报考了上海海事大学海运学院，学习船舶驾驶专业。

前些年，他陪同父母买了船票，登上了游轮“航行者号”，去日本游览。正巧由蔡飞担任这艘的引航员。他和船长聊天时，提到自己父母就在船上，船长一听，就把蔡飞父母的父母都请到了驾驶台上。船长听说蔡飞飞的父亲是一名老船长，说：那就请老船长来拉起航号吧！飞飞的父亲拉响了游轮起航号。这也算圆了父亲年轻时代的一个梦。

陈俊的家乡在崇明岛农村。1993年他在船舶驾驶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港引航站。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他觉得很欣慰很知足。

陈俊说，引航员的风险主要是从小船到大船上需要爬软梯上去。如果遇到大风大浪还是有风险的。最早的时候，他们乘坐的是木头小船，现在已改成玻璃的快艇。

2019年10月，上海引航站新建的引航船“沪港引6”轮顺利投用。船上的全新中央空调、LNG燃气发电机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等让引航员耳目一新。此外，喷泵式铝合金引航工作艇、智能电子海图等引航辅助装备也逐年升级更新，进一步确保了引航员人身安全，提升了引航工作效率。



# 风吹绿湘南

禾素（香港）

花盛放，鸟儿们不时飞来探看，后辈也前来缅怀祭奠长眠于此的英雄们。

到达纪念馆后，我们逐一上前以崇敬与缅怀之心向陈树湘及34师烈士墓前敬献鲜花，鲜黄的菊花摆放在英雄们的墓前，一阵微风吹来，花瓣在风中轻轻摆动，仿佛在向长眠此地的英雄们致意，也似是英雄们在向前来缅怀的人们回敬。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有些历史，有些人物，即便是过去多少岁月，仍然常在人民心里。湘江战役中红34师为了保卫党中央和红军主力，为了建立新中国，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值得后人永世敬仰。

随后参观了陈树湘烈士生平事迹陈列室，陈树湘纪念馆讲解员熊振宇为大家上了一堂红色微党课《断肠明志铸忠魂》，让我们以特别的方式深入了解到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革命历史。影片伴随着音乐播放着，他背对屏幕声情并茂全脱稿讲述了陈树湘断肠明志的壮烈故事，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座无虚席的听众无不为之动容，阵阵热烈的掌声伴随着异口同声的赞扬：“讲得真好！”

走出纪念馆，远远地见一道长堤直通向对岸，河的两旁一边是柳绿一边是桃红，美得如诗如画。道县梅花镇的泷水河畔，村民及游客自在来去，或拍照或戏耍或行走，自有乐趣。泷水河清澈如镜，河里的青荇清晰可见，一丝丝一缕缕在水中柔软浮动。

在水边遇见一位村民，自家地里摘了一把青蒜苗，路过泷水河，顺便在河里洗

一洗，甩甩干，放在摩托车的前筐准备离开。见我拍照，男子笑着说：哈，就这个你还拍特写呀！我被他这“特写”二字逗乐了，问他蒜苗炒什么吃？炒腊肉呀！我说这个好！他说就是随便吃一吃。好一个随便吃一吃！随意在地里掐点菜，随意在河里洗一洗，随意炒一盘腊肉，随意端上桌吃一吃……梅花镇村民的随意生活，是你向往的生活状态吗？满脸笑容的男村民说完了，跨上摩托车疾驰而去。

春天的风，吹拂着河两岸的树木，吹拂着快乐奔流的河流，湘南大地曾经所承受的巨大苦难已成为永不复返的历史，新时代的春风已吹绿湘南乃至中国大地。要想知道一个地方的人民生活幸不幸，看他们脸上的笑容便知。那种由心而发、眼睛闪着亮光的笑容，深深触动了每一个人的心。

秦岭山里有一座废弃的县城，叫老县城，原是佛坪县的旧县城，最先地名叫做佛谷坪。偌大的一座城中目前仅住着9户农民，有一个大熊猫保护站、文管所，两座清代房屋，还有一家小店，其余皆为农田。

这儿距离周至县城120千米，有一条公路盘绕翻越秦岭，与外界连接。梁顶立有秦岭界碑，隔了黄河长江，一条往北走，一条朝南跑，老县城便在岭南。

站在秦岭梁顶俯视，老县城一派祥和安静，蓝格莹莹的河水缓缓流淌，阳光下满山的红桦翻着皮晶莹透亮，茂密的树林遮蔽天空，像是穿着齐整的青年，迸发着活力与阳刚。老县城所在在这片地区，成员最多的，不是人类，而是动物居民了，它们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老县城被秦岭山中的周至、佛坪、长青、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包围，是极为重要的大熊猫走廊带。前些年，这里建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县城内设了一个保护站。偏远闭塞，生活艰辛，工作枯燥，保护站工作人员却不抱怨，他们把保护站当家，把熊猫当亲人，乐意做秦岭动物的保护神。

这儿人没动物多，又有“娘家”壮胆，动物们就不怕人，胆大的还到城里来游逛。熊猫最是温柔，也最聪明，知道自己的身份尊贵，成了这儿的常客。

有一年4月，一只熊猫晃悠到村民冯刚家，大摇大摆地走进冯家灶房，实在是饿极了，见到锅中剩饭，就是一阵狼吞虎咽，吃饱了肚子，这才抬起头来，温柔地打量着阁楼上的孩子。楼上躲着冯家15岁的孩子，见熊猫进了屋，吓得爬上梯子，钻进屋顶阁楼。熊猫赖着不走，这儿闹闹那儿的看看。冯家儿子憋得受不了，就从楼顶下来了，大着胆子摸摸头，摸摸肩膀。熊猫也不躲，就像自己的伙伴，配合得很好。家里来了珍奇国宝，冯家赶紧去保护站通风。人们兴奋得很，像蜂子一样涌来，大熊猫不好热闹，钻进屋后林子，没了踪影。

几年后，有一只熊猫耍个胆大，嫌屋子太小，摆不开架势，干脆登上城墙，为自己挣足了面子。那天早晨，老县城村书记吕志成没事在街上转悠，一只熊猫爬上东门城墙，也在闲闲地溜达。他俩撞见了，老吕下意识大喊“猫——猫——”

似一锅沸腾的水，烫化黎明前的宁静。保护站站长蔡安刚起床，听到街道上传来惊喊，抓起相机狂奔过去。

那只熊猫在城墙上由北向南走着，散漫地迈着碎步，一边走一边好奇地东看西瞧瞧。蔡安跑到城墙根，想接近它，它却气地扭动着笨拙的身子，爬到城门楼上，居高临下地扫视。

老县城困在秦岭深处，山大路远，突然来了一只“花熊”，人们便觉得新奇，以为发生了轰动性大事。人们都往这里跑，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平素独来独往，哪里见过这阵势，熊猫成了“人来疯”，竟然即兴表演起来。先是在城门前楼上来回打了两个转，选好位置，朝着外城门口的方向，纵身一跃跳到地上，引得人们一片惊呼。然后不紧不慢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炫耀似的回头望了望，转身穿过城门洞，朝城里走去。

人都围拢过来，熊猫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穿过玉米地，越过南城墙，消失在城墙外山林。

熊猫走了，围观的人群久久不愿散去。熊猫经常逛到老县城，唯独这一次最精彩，最叫人难忘。蔡安很是欣慰——这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辛勤付出、呵护生命所取得的成果。老县城的熊猫活动范围在扩大，种群数量在增加，人与动物的感情在拉近。我的脑海里突然闪出一只熊猫，它叫城城，是在这儿得到救助的。

那年冬天，1只两岁大熊猫，受伤虚弱，躲在一棵桦树上。保护站的人就在附近巡山，那个黑白相间的家伙在树顶闪了一下，引起他们警觉，仔细瞅着，那家伙突然转了个身，一个毛茸茸、黑白色皮球出现眼前。“是只熊猫——”他们兴奋起来，不顾一切地奔过去。跑到桦树下，仰头望去。桦树顶部树枝上趴着只小熊猫，一条腿无力地晃动着，滴着水，树杈、树下雪地上留着斑点血迹。6个多小时后，救援人员赶来，大家拿来一张网，把小家伙弄下来包了起来，轮流抱着赶往保护站，却遇到了过万难题。

塔儿河是老县城最大一条河流，宽四五米，曲折蔓延20多千米。河水冰凉，难以涉足，怎么带着熊猫过河？有人想出了“击鼓传花”点子，大家挽起裤腿，一个挨着一个，站在冰冷刺骨的水中，搭起一座“人桥”。冻得人上牙磕着下牙，双腿不听使唤地打颤，可硬挺着，将受伤熊猫从“桥”上传递，慢慢运到对岸。伤好后，城城到佛坪生活过几年。

大熊猫也是“人来疯”，串门子更是上瘾，这几年来后又来了。秋季的一天，保护站职工陶清华吃过午饭，散步到西城门，听到一群喜鹊和几只乌鸦围着云杉树乱叫，遇见村民对他说，树上有只大熊猫，他赶紧跑过去。果然，距地面20多米处，一只大熊猫蹲在树杈上，调皮地四处张望。

村民越聚越多，嘈杂声大了，担心惊动了熊猫，保护站李祥丰让人们撤到几十米外大路上。他们找来一张网，四角固定着，悬在树下四尺高处，张好大网，防止它掉下来时受伤。几分钟后，这家伙呼呼大睡起来。

天黑了，村民陆续离开，保护站工作人员两人一班，轮流守候，隔一会儿就往树上看看。大熊猫身体有病，会到人家寻求医治；遭遇猛兽威胁，也会爬上树避险。他们推测，它极有可能是身体有病或被猛兽追赶，无奈之下，攀上了大树。凌晨2点50分，突然没了动静。他们急忙用手电筒照，树上空空的，不知啥时它悄悄溜下来，不辞而别了。



## 熊猫进「城」

白忠德